

基于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互动关系的 释义方式考察*

——以切割类动词为例

张 苗 苗

提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切割类动词释义方式的考察,探讨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的互动关系对释义方式的影响及相关释义模型的建构问题。切割类动词的论元结构关涉施事、受事、结果、工具、方式、处所等论元角色,《现代汉语词典》主要采用五种释义方式呈现切割类动词不同的论元角色类型。切割类动词的论元角色与相关名词的物性角色在语义上互为角色,体现为结果论元与施成角色、工具论元与功用角色的相互蕴含关系,这种语义上的互动关联在切割类动词的释义方式中也有所体现。基于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的互动关系可以建构可操作的、具有内一致性的释义模型,实现词典释义中动词视角与名词视角的互动和结合。

关键词 论元结构;物性结构;互动关系;释义方式;切割类动词

一 引言:词语释义方式的新视角

在处理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时,主流的句法理论多采取“动词中心说”,名词性成分根据与谓词的语义关系被理解为不同的论元,负有不同的语义角色。从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来看,表示使用工具把物品分成若干部分的切割类动词所能支配的论元角色有施事、受事、结果、工具、方式、处所等。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对“切”的释义是:^①

切 动①用刀把物品分成若干部分:~西瓜|把肉~成丝_儿◇~断敌军退路。

“切”的工具论元是动作行为凭借的器具“刀”等,受事论元是动作行为处置的对象“物品(如‘西瓜、肉’)”,结果论元是动作行为产生的结果“若干部分(如‘肉丝_儿’)”。配例通过“把肉切成丝_儿”的论元配位方式安排了受事和结果两个论元,“切”与受事论元“肉”组合为“切肉”凸

作者简介:张苗苗,女,黑龙江鸡西人,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词汇语义学、词典学。电邮:zmiaomiao100@126.com。

*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汉语特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多卷本)”(项目编号:20&ZD297)和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基于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互动的辞书释义研究”(项目编号:21YBB37)的支持。《语言教学与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本文的释义大都出自《现汉》第7版,以下出自《现汉》第7版的不再一一交代。另外,我们仅选取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切割义及相关义项,暂不考虑其他义项,同时保留多义词义项的序号标注。

显切分义,与结果论元“丝_儿”组合为“切丝_儿”凸显切制义,语义凸显的不同是由投射到句法表达中被侧显(profile)的动词论元角色差异所致。这是从动词视角看切割类动词与其所支配的名词^②的语义关联,关注名词是动词的何种论元角色。

学界大多基于这样的动词视角,就切割类动词的配价关联成分等句法语义问题进行探讨。周国光、黎洪(2001)将“切”类制作动词的语义构成式概括为“某人使用某工具处置某事物使之产生一定的变化或结果”,其中涉及多个切割类动词所能支配的论元,袁毓林(2010)将其归纳为施事、受事、结果、方式、工具、处所,在这些论元中,李志君、黄小萍(2011)认为切割类动词的语义重点在工具或行为方式上。还有的研究如万艺玲(2018)从词典释义出发,总结出切割类动词的语义要素总是在以下框架内变动:工具+(方向、力度、接触面)方式+动作+对象+结果。动词视角虽然在切割类动词的语义结构分析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同时涉及切割类动词相关名词性论元的句法语义现象来说,这样的分析尚不够充分。

与论元结构理论等以动词为核心的研究模式不同,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理论特别强调名词语义对句法语义的影响,打破了以动词为中心的研究局面,是生成词库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它为名词语义结构分析提供了描写框架,将事物的基本属性结构化,分为四种物性角色: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描写对象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材料、重量、成分和组成部分等;形式角色(formal role),描写对象在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包括方位、大小、形状和维度等;功用角色(telic role),描写对象的用途和功能;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描写对象怎样形成或产生的(Pustejovsky 1991, 1995: 85—86)。那么,如果换一种分析视角和思路,从名词的语法性质着手,以名词为中心考察它和动词^③的语义关系,则可以与动词视角相结合,对相关现象做出更为充分的解释。以“切”的结果论元“(萝卜)丝_儿”为例:

丝 ②(～_儿)图像丝的物品:铁～|钢～|蜘蛛～|萝卜～_儿。

“丝_儿”的释例揭示出了组成部分“萝卜”等构成角色,以及属性特征“物品”等形式角色,可推知其施成角色是“切”等形成或产生的方式,功用角色是“食用”等用途或功能。另外,“切”的工具论元是“刀”,其语义内容为:

刀 ①图切、割、削、砍、铡用的工具,一般用钢铁制成:菜～|镰～|铡～|铤～|一把～。

“刀”是典型的人造工具(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切、割、削、砍、铡”和施成角色“制作”是其语义结构中最重要语义成分,构成角色是“刀柄、刀刃”等。这是从名词视角看名词和动词的语义关联,关注动词限定名词的何种物性角色。而基于名词研究视角,从动词所关联的名词性语义成分出发,反观名词语义结构中所蕴含的动词的句法语义表现,在以往研究中主要限于语言事实的描写层面,缺乏理论支撑,对动词和名词两种研究视角的互动关系少有关注。

“切”与“丝_儿”在结果论元与施成角色上互为角色,切割类动词的结果论元是切割行为产生的成品,带切割成品结果的动词在语义上的凸显特征是含有切割义;“切”与“刀”在工具论元与功用角色上相互蕴含,切割类动词的工具论元是工具类名词,工具类名词的用途或功能是切割等动作行为。动词和名词语义角色的相互蕴含体现了语义结构的依存和互动关系。袁毓林(2013, 2014),袁毓林、李强(2014)主张结合物性结构理论和论元结构理论建设面向语言信息处理的语义知识库。宋作艳(2018, 2022)基于论元结构理论和物性结构理论的互动,结合动词

② 为方便叙述,这里将充当论元角色的名词性成分简作名词,全文同此处理。

③ 为方便叙述,这里将充当物性角色的动词性成分简作动词,全文同此处理。

视角和名词视角对词类转变、语义构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基于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互动的研究理念,将动词研究视角与名词研究视角相结合,可以对切割类动词的语义结构做出多层面的语义概括,继而重新审视词典释义,在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互动关系的考察中建构可操作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释义模型,充实释义结构中元语言表达的提取和分析,作为词语释义方式的新视角,为释义的模式化和规则化提供编写规范。

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可同时关涉受事论元和结果论元的单音切割类动词主要有④:刨**bào**(黄瓜/黄瓜丝_儿)、擦(萝卜/萝卜丝_儿)、裁(布/裙子)、剁(肉/饺子馅_儿)、割(腕/口子)、划(胳膊/口子)、剪(纸/窗花)、截(屏/图)、锯(木头/木板)、掘(地/井)、砍(树枝/柴)、抠(图/花)、拉**lā**(手/口子)、刨**páo**(土/坑)、劈(树枝/木块_儿)、片(肉/肉片_儿)、切(肉/肉丝_儿)、剃(头发/光头)、挖(土/洞)、剜(土/坑)、削(面团/面片_儿)、凿(地/窟窿)、铡(草/草料)、钻(木板/窟窿)等。

二 切割类动词在词典释义中的处理方式

一个动词支配的若干从属成分不一定能在同一个句子中共现,根据袁毓林(2010:137)的调查,在一个句子中,跟动词共现的配项一般不能超过四个。例如:

(1)小刚用水果刀把黄瓜片_儿全切大盘里了。(转引自袁毓林 2010:137)

在例(1)中,施事“小刚”用工具“水果刀”把结果“黄瓜片_儿”切在处所“大盘里”,有四个论元角色共现,工具和结果分别由介词“用”“把”介引。施事和结果在句法配置中得到显性化呈现,而受事“黄瓜”隐含在结果“黄瓜片_儿”之中。

词典释义在将语义角色打包进一个词时,也往往有所选择和侧重,通常释出的是区别性语义角色。词义成分及其关系是认知凸显的结果,是经过选择性信息加工的过程才得以在语言系统中定位的(施春宏 2012)。根据释义呈现出的论元角色类型差异,《现汉》中的切割类动词主要采用了五种释义方式。下面我们先讨论释义内容最齐备的释义方式,然后逐步减少释义方式中论元角色类型的数量,对不同释义方式的语义特性及其适用条件进行分析。

2.1 “用”+工具(+处所+方式+“把”)+受事+动作+“成”+结果

切割行为是由人发出的自主动作行为,施事论元作为默认语义成分通常可以隐含。在这种释义方式中,受事和结果在释义或配例中都得到了显性化呈现,除“切”外,主要还有:

裁 ①劬用刀、剪等把片状物分成若干部分:~纸|~衣服。

片 ①劬用刀横割成薄片(多指肉):~肉片_儿。

钻 zuān ①用尖的物体在另一物体上转动,造成窟窿:~孔|~个眼_儿|~木取火。

发出“切、裁、片、钻”的动作行为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结果,且结果较为明确,能够在释义中概括出来。“裁”的释义用“把”引出了受事论元“片状物”,用结果形式标记“成”引出了结果论元“若干部分”。“切、裁”的动作方式多样,只要能达到目的“分成若干部分”都是“切、裁”,而“片”的方式必须是“横”,释义明确释出了方式论元。“片”的受事论元大多是“肉”等,“片肉”的结果是薄片,不同于“切肉”的结果是若干部分,“片”更多地凸显结果的形状。“片”的配例通过

④切割类动词与相关名词往往存在典型搭配的对对应关系,但也有不严格对应如一对多、多对一的情况,这里所举词例(按音序排列)都是列举性的说明。斜线前是切分义切割类动词与受事论元的组合,斜线后是切分义切割类动词与结果论元的组合。另外,由于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我们主要以现代汉语中典型的单音节切割类动词为例进行说明。

结果论元“肉片_儿”蕴含受事论元“肉”的存在,这是一种间接的释义方式,是对配例较高层次的要求。“钻”的结果是“窟窿(孔、眼_儿)”,释义中的“另一物体”是受事,如“把另一物体钻个窟窿”,在这里以处所论元的形式出现,也即“钻”的行为发生的具体位置,可见,受事论元和处所论元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以上动词可以带结果论元,也可以带受事论元,可以构成句式“把+N_{受事}+V+N_{结果}”,如“把白菜切了菜丝_儿、把布裁了条裙子”等(李临定 1990:178)。

2.2 “用”+工具(+处所+方式+“把”)+受事+动作

这种释义方式释出了词义结构中凸显的工具论元和受事论元。由于动作发出后并不产生明确固定的结果,释义不能较好地概括出结果论元,而是采用配例暗示用法的方式,通过配例弥补释义的不足。例如:

挖 ① 用工具或手从物体的表面向里用力,取出其一部分或其中包藏的东西:~洞|~土|~个槽_儿。

划 huá ① 用尖锐的东西把别的东西分开或在表面上刻过去、擦过去:~玻璃|~根火柴|手上~了一个口子。

拉 lā ① 刀刃与物件接触,由一端向另一端移动,使物件破裂或断开;割:把皮子~开|手上~了个口子。

以上动词的配例均示例了结果论元如“洞、槽_儿、口子”,而释义中没有体现,采用这种释义方式释出的动词还有“剃、剪、砍”等。其中,“挖”是用动宾式释出受事论元,“划、拉”用“把”或“使”引出了受事论元。“拉”的工具严格来说不仅是“刀刃”,“书页”等也可能把手拉个口子,可将释义中的“刀刃”改为“刀刃等”。这些动词凸显与受事论元组合的动作过程,结果论元因其不确定性而不是词义结构中凸显的区别性语义成分。例如:

(2)——我在挖地。

——*挖成什么样的?

(3)——我在切土豆。

——切丝_儿还是片_儿?

“挖地”一般不会追问结果“挖成什么样的?”,而“切土豆”一般还会追问结果“切丝_儿还是片_儿”,可以看出“挖”与“切”语义凸显的不同,相应地,在释义方式中也体现出了有无结果论元的差异。对于切割类动词的释义而言,最低要求是只释出受事论元,通过动词与受事论元的组合,蕴含结果论元的存在。如“挖”有“挖地、挖沙子、挖白薯^⑤”等“挖+受事论元”的组合;还有“挖洞、挖坑、挖沟、挖池塘”等“挖+结果论元”的用法。由于“挖”的结果类型多样,释义不能像“切、裁、片、钻”等准确概括出结果论元,可以通过配例补足这类用法。

有的切割类动词释义和配例都没有体现出结果论元,只呈现出了受事论元。例如:

刨 bào ② ① 用刨子或刨床刮平木料或钢材等:~木头|这张桌面没有~平。

削 ① 用刀斜着去掉物体的表层:~铅笔|~苹果皮。

其实,“刨、削”也可以带结果论元,实际语料中就有这样的用法:

(4)做萝卜圆子的方法很简单,一般人家都会做,只要拣那滚圆实在的萝卜,洗净削皮后,用刨子把萝卜刨成丝,再用一定量的面粉掺进去,调和成糊状,然后放些虾末及葱、姜、味精、盐等调味品,就可用汤匙一个一个放入浅浅的油锅中,等炸到黄澄澄的颜色时,取出即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2.04)

^⑤“挖地”和“挖白薯”虽然都是“挖+受事论元”,但性质有所不同。“地”是“挖”直接作用的对象,“白薯”是通过“挖地”而获得地中包藏的东西,“挖白薯”具有寻找取得义。

使断开”,“锯”的方式是移动多次且动作对象的硬度较大,而“拉”的方式是移动一次且动作对象的硬度不定(如“拉玻璃/拉手”)。另外,动作发出后可以有成品结果的存在,但配例只呈现出了受事论元,如配例“锯树、锯木头”通过受事论元“树、木头”蕴含结果论元“木板”等成品结果的存在;“剜土”可以变成“坑”,如“把土剜成坑、剜坑”等;“铡草”可以制成结果“草料”,如“把草铡了草料、铡草料”。配例可以补出结果论元,通过配例体现的常见重要搭配弥补释义的不足,是一种较为经济的释义方式。

2.5 采用同义词语释义

以上四种释义方式是采用定义式释义方式释出常用词或基本词,基础词汇通常采用定义式的释义对其词义结构进行全面概括。还有的释义是采用被释词同义词语释义的方式,以词典中已释出的基本词释义为基础,间接释出与其意义相关的词。这种释义方式操作简单,同时也能体现出相关词之间的语义关联。例如:

掘 ①刨;挖:~井|~土|发~。

抠 ②雕刻(花纹):在镜框边上~出花儿来。

截 ①动切断;割断(长条形的东西):~头去尾|把木条~成两段。

“掘、抠、截”的释义用词“刨、挖、雕刻、切、割”已在词典中详细释出。搭配成分在释义中可以以括注形式释出。括注形式是切割类动词隐性的名词性论元呈现的方式之一,通过括注内容对被释词进行限制,凸显二者之别。“截”的受事论元“长条形的东西”用括注形式隐性化,表示是可搭配成分,在句法组合中可以直接替换相应的语义角色“木条”等,且由于括注内的搭配成分不是动词的词义结构本身,还可以与被释词共现,如“截木条”。工具论元“刀”等作为“切、割”等词义结构中默认的隐性语义成分而缺省,所以不必再释出。

以上我们根据切割类动词释义中论元角色类型的不同,将其释义方式归纳为五种:第一种完整呈现出切割类动词的语义结构,相对来说是较好的释义方式;第二、三、四种释出了重要的区别性语义角色,也是简便可行的处理方式;第五种采用同义词语解释同一语义范畴的相关词,可以凸显被释词与释义用词之间的语义关联,但往往受限于词典中已收录词的释义,还可能造成释义不明或循环释义等问题。目前动词的释义模式基本都是从论元结构角度进行的概括,缺少从物性结构角度的研究,更缺少从两者互动关系角度的考察,这就使得动词释义模式的概括缺少名词视角的参照,对动词与名词的互动关系关注不够。

三 从切割类动词与相关名词的语义互动关系看切割类动词的释义方式

从切割类动词和相关名词的语义互动关系入手,可以构建切割范畴相关词语之间的语义关联,展现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映射关系。根据物性结构信息,名词按照其所代表的意义内容可分为自然类(natural type)、人造类(artifactual type)与合成类(complex type)(参见Pustejovsky 2001,2006)。其中,自然类和人造类的区分最为重要。自然类事物具有较多的自然属性,不涉及人的参与和创造,是与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相关的概念,如“石头、水、鸟”等。人造类事物体现了人的意志,具有较为明显的功能和用途,可以说出它是怎么被人创造出来的,是与功用角色和/或施成角色相关的概念,如“桌子、啤酒、刀”等。切割行为是典型的有目的性的人类行为,与切割类动词的名词性论元关联密切的物性角色是施成角色和功用角色。下面我们分别从结果论元与施成角色、工具论元与功用角色的互动关系,来看切割类动词的释义方式。

3.1 从结果论元和施成角色的互动关系看切割类动词的释义方式

以“切、凿”及其结果论元“块_儿、井”为例,切割类动词与成品类名词的释义方式具有对应关系,具体体现为结果论元与施成角色的匹配对应关系:

切 ①用刀把物品分成若干部分:~西瓜|把肉~成丝_儿◇~断敌军退路。

块 ①(~儿)名成疙瘩或成团_儿的东西:糖~儿|把肉切成~儿。

凿 ②动打孔;挖掘:~井|~一个窟窿。

井 ①名从地面往下凿成的能取水的深洞,洞壁多砌上砖石:水~|一口~|双眼~。

从论元结构的动词视角来看,“块_儿”是“切”的结果论元,“井”是“凿”的结果论元,该角色由名词性成分承担。实际就意味着从物性结构的名词视角来看,“切”是“块_儿”的施成角色,“凿”是“井”的施成角色,该角色由动词性成分承担。“切”的配例中有“块_儿”的相关词“丝_儿”,“凿”的配例中也有“井”,“块_儿、井”的释义或配例中有施成角色“切、凿”,“切一块_儿”“凿一井”的释义方式整齐对应。“块_儿、丝_儿”的相关词还有:

丁 (儿)名蔬菜、肉类等切成的小块:黄瓜~儿|辣子炒鸡~。

片 ①(儿)名平而薄的东西,一般不很大:布~儿|玻璃~儿|纸~儿|明信片~。

食品类名词“块_儿、丝_儿、丁_儿、片_儿”等的形式角色是“东西、物品”等,功用角色是“供食用”等,施成角色是“切”等,构成角色是“肉类、蔬菜”等,相关范畴常以这些共性特征相互联系。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形式角色上,显著表现为形状的差异,“丝_儿”的形状是“条状”,“片_儿”的形状是“平、薄”,“块_儿”的形状是“成疙瘩或成团_儿”,“丁_儿”的形状是“小块”。以上一组词通过共同的施成角色建立语义关联,都可作为“切”的结果论元。其中,“丁_儿”的释义明确释出了施成角色,“丁_儿”大多是经过人工切成的,成因明确能够释出。而“块_儿、丝_儿、片_儿”不一定是人工切成的,可能是自然存在的(如“石头块_儿、头发丝_儿、雪片_儿”等),不需要生产和制作,也可能是人工制成的(如“肉块_儿、土豆丝_儿、黄瓜片_儿”等),释义概括不住而没有释出。又如:

坑 ①(儿)名洼下去的地方:~洼|泥~|弹~|刨个~儿|一个萝卜一个~。

槽 ③(儿)名两边高起、中间凹下的物体,凹下的部分叫槽:河~|在木板上挖个~。

眼 ②(儿)名小洞;窟窿:泉~|炮~|拿针扎一个~儿。

【窟窿】 名①洞:冰~|老鼠~|鞋底磨了个大~。

洞 ①(儿)名物体中间的穿通的或凹入较深的部分:~穴|山~|衣服破了一个~◇漏~。

孔 ①名洞;窟窿:眼_儿:鼻~|毛~|胃穿~|这座石桥有七个~|水银泻地,无~不入。

以上名词的释例将构成角色(“泥、河、泉”等)和形式角色(“地方、物体、小洞”等)显性化呈现。它们可能是客观形成的,也可能是人工制成的,施成角色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通过配例或用法可推导出来,如配例中的“刨、挖”,或是“凿、钻”等。以上一组词通过共同的施成角色建立语义关联,都可作为“挖”等的结果论元。“刨”的配例中有结果论元“坑”,“凿”的配例中有结果论元“窟窿”,“钻”的释义或配例中有结果论元“窟窿、孔、眼_儿”。释义结构的互动性体现了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角色互动关系,通过对切割类动词结果论元释义的考察,可以对切割类动词的释义做出参考和照应。

动词和名词的互动关系在由二者构成的动名定中复合词中也有所体现,在 $V_{\text{施成}} N_{\text{结果}}$ 定中复合词中,施成角色和结果论元互为角色、相互蕴含,释义方式是“ $V_{\text{施成}}$ 成的 $N_{\text{结果}}$ ”,表示经过动词性行为产生的成品结果。如“剪纸、切面、劈柴、刀削面”等,表示“剪成的剪纸作品、切成的面条_儿、劈成的木块_儿、(刀)削成的面片_儿”, V “剪、切、劈、削”是 N “剪纸作品、面条_儿、木块_儿、面

片儿”的施成角色,N是V的结果论元。

3.2 从工具论元和功用角色的互动关系看切割类动词的释义方式

实施某种切割行为时,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由工具的特性所决定,如刀等轻巧的工具放在受事表面用手移动即可切开受事(“切”),而斧头等较重的工具须举高而后向下用力才能将受事分离(“砍”),锯这一工具的特殊性又决定了“锯木头”的方式不同于“砍木头”的方式。因此,工具是区分切割类动词的重要语义要素(万艺玲 2018)。

在几种物性信息中,功用角色是核心,事物的构成、形式和制作都是为了实现其功能和用途(宋作艳 2018)。功用角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功用角色(direct telic role),名词所指事物是功用角色所表达的活动的直接对象,表现在名词通常可以做其功用角色的宾语。如啤酒是喝的直接对象,所以“喝”是“啤酒”的直接功用角色。另一种是间接功用角色(indirect telic role),名词所指事物不是功用角色所表达的活动的直接对象,而是协助成功用角色所表达的活动。工具类名词通常具有间接功用角色,如“切”是“刀”的间接功用角色,因为“刀”不是“切”的对象,而是用来切其他东西的工具(Pustejovsky 1995:99、100)。

切割行为需要凭借一定的工具才能完成,而对于工具类名词来说最主要的是要知道它的用途(谭景春 2012),工具类名词的用途或功能是实施切割等动作行为。切割类动词的工具论元和工具类名词的功用角色在语义上互为角色,在动词“刨(páo)、砍、剃、刨(bào)”及其相关工具类名词的释义方式中也体现了出来:

刨 páo ① 使用镐、锄头等向下向里用力:~土|~坑|~白薯。

镐 刨土用的工具:鹤嘴~|一把~。

砍 ① 用刀斧等猛力切入物体或将物体断开:~柴|把树枝~下来|肩膀被歹徒~了一刀。

【斧子】 刨砍竹、木等用的金属工具,头呈楔形,装有木柄。

剃 ① 用特制的刀子刮去(头发、胡须等):~刀|~光头|~胡子。

【剃刀】 刨剃头或刮脸用的刀子。

刨 bào ② ① 用刨子或刨床刮平木料或钢材等:~木头|这张桌面没有~平。

【刨子】 刨刮平木料用的手工工具。使用电力的叫电刨子。

“刨(páo)”的工具论元是“镐等”,“镐”的功用角色是“刨土”,“刨(páo)”的工具论元与“镐”的功用角色互为角色。“砍”的工具论元是“刀斧”,“斧子”的功用角色是“砍竹、木等”,二者的释义也相互照应。“剃”的工具论元是“特制的刀子”,“剃刀”的功用角色是“剃头或刮脸”,二者在语义上相互蕴含,在释义上相互照应。“刨(bào)”的工具论元是“刨子等”,“刨子”的功用角色是“刮平木料(刨)”,“刨(bào)”的工具论元与“刨子”功用角色的互动关系在释义用词上也体现了出来。通过对切割类动词工具论元释义方式的分析,可以充实释义结构中元语言表达的提取和分析,为切割类动词的释义提供参照。

在 $V_{\text{功用}} N_{\text{工具}}$ 定中复合词中,功用角色和工具论元互为角色,释义方式是“用来 $V_{\text{功用}}$ 的 $N_{\text{工具}}$ /供 $V_{\text{功用}}$ 用的 $N_{\text{工具}}$ ”。如“砍刀、刮刀、铰刀、劈刀”等,从名词视角来看, V “砍(砍柴)、刮、铰(用铰刀切削)、劈”是 N “刀”的功用角色,从动词视角来看, N 是 V 的工具论元。名词的功用实际上就是动词的目的,“砍柴”等是动词“砍”等发出动作行为的目的,二者在语义上是相通的。表事物具体功用的功用角色常常隐含在动词义中,对应动作蕴含的目的(宋作艳 2018)。另外,“菜刀”在构词上是 $N_1 N_2$ 式复合词,但语义关系却是 VN , V 是 N 的功用角色,隐含谓词性成分“切”,构式义是“切菜切肉用的刀”。同类的还有 VN 式复合词“砍刀、劈刀”的同义词

“柴刀”也是 N_1N_2 式复合词:

【柴刀】 图砍柴用的刀。(《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

从命名的角度来说,“砍柴用的刀”既可以命名为双音节 N_1N_2 式隐含谓词的“柴刀”,也可以用 VN 式隐含体词的“砍刀、劈刀”。“柴刀”隐含谓词“砍”,“砍”是“刀”的功用角色,“刀”是“砍”的工具论元。“砍刀、劈刀”隐含体词“柴”,“柴”是“砍、劈”的结果论元,“砍、劈”是“柴”的施成角色。正是由于切割类动词和工具类名词、成品类名词在语义角色上具有互动关系,才可能隐含或引入工具类名词所蕴含的谓词性功用角色、切割类动词所蕴含的体词性结果论元,在构词法上体现为 N_1N_2 式与 VN 式语义基本相同的两种定中复合词构词方式。

四 在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互动关系的考察中建构释义模型

“物性结构之于名词,就像论元结构之于动词;物性结构用物性角色刻画名词的语义,就像论元结构用论元角色刻画动词的语义。”(Pustejovsky 1991)切割类动词的语义结构映射到释义结构中,因动词与名词相互“招聘”和“求职”^⑥关系的存在而约束着释义表达。动词视角与名词视角二者互为补充,王恩旭、袁毓林(2018)通过分析词的语义结构建构了词的释义模板,词类不同,词的语义结构分析方法便往往不同:分析名词的语义结构,适合从物性结构入手,先弄清名词包含哪些物性信息,然后分析它的语义成分和语义关系;分析动词的语义结构,适合从论元结构入手,先弄清动词需要带哪些论元,哪些是必有论元,哪些是非必有论元,然后弄清动词和论元之间的关系。基于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互动的语言知识,结合动词视角和名词视角,我们不仅从动词论元结构入手研究动词,同时也分析其相关名词的物性结构,继而对切割类动词的释义模型进行建构。

切割类动词的结果论元与成品类名词的施成角色、切割类动词的工具论元与工具类名词的功用角色在语义上相互蕴含、互为角色。动词(包括形容词)或动词性构式的语义结构中所蕴含的、在中性语境(或者离境表达)的缺省状况下可自然推导出来的规约性论元是影子论元(shadow argument, 参看施春宏 2018)。影子论元的语义和语用信息量较小,词典在解释中性语境的词义时往往需将低信息量的语义内容揭示出来,结果论元和工具论元作为切割类动词的影子论元,与切割类动词互为角色,在切割类动词的释义中应有一定形式的照应和体现。

下面我们以动名兼类词为例进行说明。动名兼类词的动词形式与名词形式在语义上互为角色,名动互转的倾向性在释义方式的互动关联中也有所体现。功用、施成与谓词的关系最密切,在名词的动词化中起关键作用,尤其是功用角色(宋作艳 2018)。转喻为动词的名词通常是功用义凸显的名词,用工具转指动作。例如:

剪 ①剪刀。②动用剪刀等使东西断开:~裁|~纸|~指甲|~几尺布做衣服。

【剪刀】 图使布、纸、绳等东西断开的铁制器具,两刃交错,可以开合。

钻 zuàn 图①打眼_儿用的工具,有手摇的、电动的、风动的多种。

钻 zuān ①用尖的物体在另一物体上转动,造成窟窿:~孔|~个眼_儿|~木取火。

⑥“招聘”指的是构式作为一个形义配对体,对语言系统中的各类语言成分提供形式和意义/功能上的准入条件,满足了准入条件就能成为构式成员集里合格的成分,否则就无法进入构式集中;“求职”指的是某个成分在交际中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寻找合适的结构,有了合适的位置通过了特征核查就能够整合到上位构式中去,成为上位构式的组构成分(施春宏 2014)。

锯 ①名拉(lá)开木料、石料、钢材等的工具,主要部分是具有许多尖齿的薄钢片:拉~|电~|手~|一把~。②动用锯拉(lá):~树|~木头。

锄 ①名松土和除草用的农具:大~|小~。②动用锄松土和除草:~草|这块地~过三遍了。

铡 ①铡刀。②动用铡刀切:~草。

【铡刀】 名切草或切其他东西的工具,在底槽上安刀,刀的一头固定,一头有把_儿,可以上下活动。

从名词视角来看,名词“剪、钻、锯、锄、铡”的间接功用角色可以是其同形动词“剪、钻、锯、锄、铡”;从动词视角来看,动词“剪、钻、锯、锄、铡”的工具论元可以是其同形名词“剪、钻、锯、锄、铡”。“剪(刀)”的功用角色是“使布、纸、绳等东西断开(剪)”,“剪”的工具论元是“剪(刀)”,“剪(刀)”的功用角色“剪”与“剪”的工具论元“剪(刀)”在语义上互为角色,可以构成“用+N+V”,如“用剪(刀)剪”。“剪”的释义没有释出具体动作义,“断开”是“剪”的目的,释义通过工具“剪刀”的行为暗示出具体动作方式“开合”等。当然,二者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常见的典型搭配,“剪(刀)”的功用角色还有“裁”等。同样,“钻(zuān)”的工具论元“尖的物体”可以是“钻(zuàn)”或“锥子(有尖头的用来钻孔的工具)”等,“钻(zuàn)”的功用角色是“打眼”即“造成窟窿”等,“钻(zuān)”和“钻(zuàn)”的语义相互蕴含、互为角色。“锯、锄、铡”也都是动名兼类词,动词形式与名词形式互为语义角色。

除了功用角色,施成角色与名转动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如动词“片”(用刀横割成薄片)是名词“片_儿”(平而薄的东西,一般不很大)的施成角色,名词“片_儿”是动词“片”的结果论元,二者可以构成动宾结构“片片_儿”。试比较“片肉片_儿”和北京话“末韭菜”,都是结果转指动作,前者是“把肉切成肉片_儿、使肉成肉片_儿”,后者是“把韭菜切成韭菜末_儿、使韭菜成韭菜末_儿”。动词“末”是名词“末_儿”(细碎的或成面_儿的东西)的施成角色,名词“末_儿”是动词“末”的结果论元。动名兼类词与汉语的类型学特征相关,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转类通常并不伴随着显性的形态变化。

基于切割类动词论元结构和相关名词物性结构的互动关系,可以分层级地建构切割类动词的释义模型:

I. 基本层次范畴的切割类动词释义模型:“用”+工具论元(工具类名词)+处所论元+方式论元+“把”+受事论元+动作+“成”+结果论元(成品类名词)

II. 扩展层次范畴的切割类动词释义模型:基本层次范畴的切割类动词+工具论元(工具类名词)/结果论元(成品类名词)/方式论元等区别性语义角色

同一语义类内部相关词的释义模型具有一致性,通过共有的语义角色而相互联结。在切割类动词中,常用来作注的切割类动词有“切、挖、拉、割”等,作为切割类动词基本层次范畴中的常用动词,采用详注的释义方式,扩展层次范畴中的切割类动词用它们作注。例如:

切+工具(铡刀)=铡

挖+工具(刀子)=剜

拉+工具(锯)=锯

割+工具(刀)+方式(横)+结果(薄片)=片

基本层次范畴的切割类动词受事对象范围较广、工具较为常见,扩展层次范畴的切割类动词受事对象具有相对特定性、工具也大多较为特殊。基本层次范畴的切割类动词通过添加区别性语义角色(工具、结果、方式等),形成扩展层次范畴切割类动词。有的扩展层次范畴中的切割类动词,还可以作为语义上更为复杂的切割类动词的释义元,如“砍”:

切+工具(刀斧)+方式(猛力)=砍

砍+工具(刀)+方式(向下)=剁

切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工具的特性所决定,工具论元(工具类名词)是大多数切割类动词最重要的区别性语义角色,与工具类名词释义结构中的功用角色(切割类动词)相互照应。工具论元是切割类动词释义结构的必有释义元,功用角色也是工具类名词释义结构中的必有释义元。而切割类动词的结果论元(成品类名词)不一定是凸显的区别性语义成分,在释义结构中可显可隐,相应地,成品类名词的产生方式可能是自然的也可能是人为的,施成角色(切割类动词等)也不是释义结构中的必有释义元。

基于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互动关系的释义模型建构充实完善了释义结构中元语言表达的提取和分析,可根据凸显的区别性语义特征提取释义结构中的元语言,对词义进行更为精细系统的描写,这样的词条照应关系可能在以往词条编写过程中关注较少。^⑦ 据此,可以建构可操作的、具有内一致性的释义模型,凸显同一语义类型内部相关词语之间的系统性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词典释义的模式化和规则化,为释义、配例等的相互照应提供编写规范。

五 结语

在词典释义的实践过程中,切割类动词词条的释义可以从论元结构和物性结构两个视角与相关名词相互参照,结果论元与施成角色、工具论元与功用角色在语义角色上相互照应。据此可以实现词典释义中动词视角与名词视角的互动和结合,这种语义互动关系可以作为词语释义方式的新视角,展现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映射关系。将词义描写结构化、形式化、可操作化,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词典释义,更好地为词典编纂及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等应用实践服务。

名词视角可以优化分类和释义,解决视角错位造成的论元角色误判、构词方式误判等问题;动词视角可以加深我们对事物与事件关系的理解,有助于释义的表述(宋作艳 2022)。当然,本文是以切割类动词为例进行的动名语义互动的释义方式考察,如果扩展到其他范畴,尤其是制作义动词的其他下位范畴中,结果论元与施成角色、工具论元与功用角色之间的语义角色互动性和语义对应关系也具有普遍性意义。

参考文献

李临定 1990 《现代汉语动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行健主编 2022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李志君、黄小萍 2011 英汉“切断”事件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句法行为对比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施春宏 2012 词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及释义原则,《中国语文》第2期。

施春宏 2014 “招聘”和“求职”: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当代修辞学》第2期。

施春宏 2018 影子论元的句法效应及其认知解释,《汉语学习》第1期。

宋作艳 2018 名词转动词的语义基础——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中国语文》第3期。

^⑦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指出,《现汉》是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母语者使用的内向型语文词典,释义建立在读者已有的认知经验基础上,通过释出的区别性语义角色可以推导出缺省的语义内容。而面向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词语解释或面向非母语者使用的外向型学习词典的释义就要相对更为精细,更加强调释义系统内部及释义与配例之间的相互参照,这与用户的信息查询需求也是契合的。

- 宋作艳 2022 基于构式理论与物性结构的动名定中复合词研究——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
- 谭景春 2012 词典释义中的语义归纳与语法分析——谈《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条目修订,《中国语文》第 6 期。
- 万艺玲 2018 汉语切割类动词词化模式分析,《语文研究》第 1 期。
- 王恩旭、袁毓林 2018 机器词典释义模板的建构和运用,《中文信息学报》第 1 期。
- 袁毓林 2010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袁毓林 2013 基于生成词库论和论元结构理论的语义知识体系研究,《中文信息学报》第 6 期。
- 袁毓林 2014 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袁毓林、李强 2014 怎样用物性结构知识解决“网球问题”,《中文信息学报》第 5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国光、黎洪 2001 现代汉语制作动词的配价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Pustejovsky, James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 409—441.
- Pustejovsky, James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2001 Type construction and the logic of concepts. In Pierrette Bouillon & Federica Busa (eds.) *The Language of Word Meaning*, 91—1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2006 Type theory and lexical decomposi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 30(6): 39—76.

An investigation of definition pattern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qualia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n verbs of cutting

ZHANG Miaomiao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qualia structure on dictionary defin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finition patter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verbs of cutting.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verbs of cutting is associated with argument roles of agent, patient, result, instrument, manner, location and so on. There are five definition pattern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to present different argument roles of verbs of cutting. Verbs of cutting and related noun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role of result and agentive, instrument and telic, which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definition of verbs of cutting.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qualia structure, an operable and internally consistent definition pattern can be constructed to realize the intera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verb perspective and noun perspective in dictionary definition.

Keywords argument structure; qualia structure; interaction; definition pattern; verbs of cutting

(张苗苗 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责任编辑 高晓虹)